

光州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民 国 史 事

- 日机袭扰下的省立潢中……………徐维道(1)
- 日军铁蹄下的潢川见闻录……………邓运明(4)
- 回忆潢川县立简师……………耿明达(9)
- 县府档案被劫之谜……………吴时若(14)
- 江家集会议会址考……………郑瑞和整理(20)
- 顾敬之接见美国传教士……………赵敬尧(21)

往 事 追 忆

- 历尽风霜严寒苦 落叶归根又逢春
……………陈文轩口述 刘蓉记录整理(23)
- 回忆白露区的剿匪反霸斗争……………耿明达(30)
- 回忆蒋介石对我的一次召见……………周树盘(38)
- 潢城著名商号名录……………阎道禄等收集(41)
- 袁昌福拳打金钱豹……………汪永忠口述 孙国祥整理(43)
- 光州丧葬习俗……………王勉之(46)

人 物 春 秋

- 刘庄甫在潢川……………郝祖寿(51)
- 回忆张振江先生……………黄教政(54)
- 潢川苏区工会领导人江佳桂事略……………刘绪德整理(65)
- 著名书法家李乾山……………史 耘(70)

奋力攀登装裱艺术高峰的人……………张 景(73)

※ ※ ※ ※ ※ ※

牛少山轶事……………万忠仁口述 张 杰整理(78)

维持会长杨炳麟……………原 述 邓运明(82)

社 会 百 态

民国初年的潢川监狱……………萧 馨(85)

土匪队长余少堂……………李保喜口述 李雾云整理(95)

我所知道的青红帮……………王 勉(101)

光 州 艺 苑

淮畔农村专业京剧团……………萧明臣(109)

回忆潢川专区文代会……………杨介人(114)

潢川嗨子戏……………高璧昌(116)

抗战时期潢川的群众歌咏活动……………杨 咏(121)

光州庭园花事录……………姚玉书口述 邹清礼整理(123)

史 料 补 白

岳葫芦其人……………(45)

顾敬之的最后岁月……………(53)

潢川专员梁冠英……………(84)

奇特的判决书……………(73)

梅治潮之死……………(8)

张承先参加反日救国活动……………(77)

陈善同病故潢川……………(3)

潢川的小铁路……………(81)

日机袭扰下的省立潢中

徐维道

最近，到潢川参观了几所学校，见学生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楼中聚精会神地听课；校院里书声琅琅，歌声悠扬，充满勃勃生机，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回忆抗日战争年月我在省立潢中读书时的幕幕往事，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1940年秋季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那时，我正在潢中上初二。潢川当时是河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又是豫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潢川极为重视，经常派飞机到县城上空盘旋、侦察、轰炸或扫射。当时城内设有警报机关，群众也在城墙内外和郊区挖了不少防空洞。遇有敌机来犯，两城福音堂的钟楼便鸣钟报警。一听到警报声，群众便关门闭户，向城墙根和郊野跑去，躲进防空洞。正在上课的学生，也毫不例外。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我们正上课，刺耳的警报声传来，大家立即涌出校门，向城墙南边的卢家大田（当时的潢中操场）跑去，迅即躲进防空洞里。只见有三架飞机由西南方向县城飞来。敌机在南北二城上空盘旋三圈后，就投下数枚炸弹。南城弋阳中学附近被炸，省立潢中后院也烟雾弥漫，砖瓦横飞。十多分钟后，日机远去，空警解除。

当我们回到学校时，见桌上、床上落满尘土，学校后院

的几间厨房被炸倒。年轻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公民教员徐心忱老师、曾留学日本的国文教师韩朗清，都倒在血泊之中。校长刘承哲、训育主任李剑声和全体师生们，都悲痛地站在死难者的四周。大家默默地记下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目睹此景此情，刘校长当即宣布：学生明天就疏散还乡，候通知来校复课。距潢川较近的学生当时就回家了，我们外县的学生，翌日拂晓就挑着行李、书籍离校返家避难。

大约半个月后，学校来了通知，我们又回到学校。但学习的时间和地点都变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早餐，六点钟整队出发，开赴县城西南方向约十华里的肖庄去上课。中午在肖庄吃午饭，下午五点钟左右，全体师生整队回县城，在校内吃晚饭。肖庄，是盛产“州姜”的村庄，位于小潢河南岸。此地绿树成荫，遍布竹篱茅舍，环境清静幽雅，既是防空的好地方，又是读书人专心致志学习的好场所。这里的房屋清洁，农民纯朴善良。国难岁月，他们腾出所有的大屋供学校上课，自己却挤在窄小的矮屋内生活。凡是学校师生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都尽量予以满足。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有一次李剑声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这是非常时期学校所采取的权宜措施，其目的在于不让同学们荒废学业。我们来到这里，大家更应珍惜宝贵时光，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我们天天早出晚归，这可以锻炼大家的意志和吃苦精神。在肖庄，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决不能为非作歹。抗战建国的重担，压在你们的双肩呀！”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紧张，但精神十分饱满。最大的困难是风雨天要乘渡船过小潢河。木船是人撑桨划的小船，每只船

只渡三十人左右，偶不小心，就有失足落水的危险。我们在潢川与肖庄之间奔波了三个多月，直到寒假将至，才结束这种生活。1941年春，我们又回到学校上课。

作者简介：

徐维道，男，1926年生，祖籍息县张庄（现归属淮滨），省立潢中毕业。曾任湖北鹤峰县中学校长，现在淮滨地名办工作。



陈善同病故潢川

河南显宦陈善同，系信阳五里店人，曾任参政院议员、河南省河务局局长、代省长等职。在日军盘踞信阳县城期间，日伪警宪四处查访，欲借其声望，迫令出作傀儡，借以笼络民心。先生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毅然逃往罗山农村，以避日伪耳目。1940年，潢川专员梅达夫将先生全家接往潢川城。先生谢绝官方资助，自赁民宅寓居于南城大南头。

寒素自守的陈善同先生，于1941年2月19日病故，享年六十有六。专员梅达夫亲营丧仪，全城官绅袖黑佩白，市民夹道送葬。

（摘自《河南文史资料》第12辑）

日军铁蹄下的潢川见闻录

邓运明

1938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倭寇层层进逼，山河破碎，人民饱受欺凌的国难之秋。日本侵略军凭藉其优势兵力，妄图一举占领神州中华。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与日本拚杀，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世界的反侵略炮声，鼓舞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誓死不作亡国奴”的歌声，在神州大地飞荡，表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抗战到底的决心。那时我已十六岁，对国家大事虽知之不多，但国亡家破的痛苦，象千钧巨石压在心头。七七事变后，潢城民众随时随地都在议论国事。外地难民不断涌向潢川，社会空气日趋紧张；街头、会场，经常有人在作抗日宣传。

1938年润七月上旬某日下午三时许，我正在院内帮助父亲梳布，忽然敌机临空盘旋，轰隆声如晴天霹雳，我与父亲急忙往堂屋跑。后听人说，北城龙门口、南城贤典街、大南头、西湖沿一带都被炸。我亲眼看见大南头有一处很大的弹坑。晚上邻居们议论纷纷，极为恐慌。有一个从上海来的难民，一闻警报声就手抱着头，打着哆嗦往外跑。有一次他正买菜，警报声响了，他扔掉菜篮子就跑。因此有人常对他说“警报响了”以此话来吓唬他，同他开玩笑。潢川遭几次空

袭后，人们才理解外地难民惊慌失措的好意，敌机的残酷轰炸，使潢川人民经常处于魂魄不定的状态。人们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大街上的过往行人惊恐万分。其衷一是，恐怖气氛笼罩着潢川城。后七月上旬，我听说邓文杰的所在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从南京来潢，他与团长来家告诉我们，日寇已占阴、贺二山，逼近叶集、罗山，要家属早避乡下。潢川沦陷后，叔父随部队由信阳调至罗山，在城南小罗山一带与日寇进行激烈的争夺战。该部战士壮丁颇多，面临家乡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状，大家怒火满腔，誓与日寇作拼死战斗。在战斗中，全营覆没，幸存无几。叔父邓文杰肋骨被打断，幸被潢川战友抢救，才得以生还。

以后，陆续有军队护送伤兵经过潢川。接着，络绎不绝的伤兵源源而来，有拄双拐步行的，有卧担架的。他们满身泥土血污，没有枪械，有的挂着饭包，个个疲惫不堪，令人惨不忍睹。我挤在人群中，向休息的伤兵询问战况，他们说，日寇十分凶残，我们的武器太差了，又得不到接济，并告诉大家，要早作准备，日寇快来了。激于爱国之心的市民们亲切地给伤兵端饭送水。当时的潢川县政府没接待站，也没有医疗人员和专人护送伤兵；只是一群群市民和小学生主动将伤兵送往北城西街的汽车站。当时政府人员在忙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好象抗日不是他们的事。面对一队队身残的抗敌志士，人们热泪盈眶，肃然起敬。此时，富商大贾或雇船，或乘车，纷纷携眷四处逃难。在这大难将临之际，潢川政府不顾民众安危却闻讯先遁，没作任何安排，而是“先民之忧而溜”，如今思之，令人感慨万分。

七月中旬，有一支部队身穿灰色军服，头戴竹笠，来我

家做饭，他们态度非常好。这些人把我家的鸡杀吃了，机上的布也撕掉了，但都付了款。他们让我与父亲都来吃鸡肉，但鸡油要留下，因为他们没有擦枪油。他们还私下对父亲说，你怎么不给老人送走？眼看就要打仗，送迟了可不行。我祖父、瞎大奶舍不得家不愿走，只得让三叔邓文洛先将祖父、母亲、妹妹送往光山张棚陈湾。

军队天天在城墙炮台上挖沟掏洞，南城只有东门可以通行。我在东街表爷（詹季轩）门前见到一门门三四匹马拉的大炮滚滚东去，约二、三十门。那几天天气阴沉，细雨霏霏，全城一片沉寂。街坊走了十之八九，个别户留一个人看门。紧邻的老孔妈、我四嫂、刘二太太、余老五老俩口和我母亲一起，各自呆在家里听天由命。七月二十前后的一天，天尚未大亮，日本飞机便在潢川上空低飞盘旋，接着东方大炮轰鸣，枪声持续不断。下午，大炮声更响，我们都吃不下饭。在我家做饭的士兵说：“敌人进攻了，城外已戒严。这是我们的火炮轰击由东边来的敌人。敌人要来攻城，你们怎么办？”五叔决定，晚上将大奶送往磨盘街我二姑家。此时，天主堂神甫已将磨盘街的小桥上设了木栅，使人不能随便出进。街上行人寥若晨星。东北方向火光烛天，犬吠不止，此情此景，令人心碎胆裂，长夜难眠。侧耳远听，东北方向枪炮声极为激烈，天亮后枪声方停。后来才知道，日寇的正面部队被七里岗的我国炮兵的强大火力打退，只得于当日夜晚分兵两路，一路由上油岗顺小潢河而行，在凤凰嘴附近攻击我国军队侧面，以逃避我之炮火；一部乘橡皮船逆水而上，至潢川西北的堡子口登陆，与守卫在隆古古城的张自忠部展开激战，妄图迂回包围潢川。张自忠所部虽勇，但

无后援，众寡难支，伤亡惨重。他们为保卫神圣的国土英勇献身，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潢川光复后，我到贺响塘给二姑父上坟，看到几个地方还有不少穿灰色军服的烈士遗体，有的已成为骨架，有的尚未完全腐烂，令人惨不忍睹。据说，日寇利用阴雨在这一带放毒，然后用刺刀刺杀丧失战斗力的伤兵。敌人侵占一处，即纵火焚房照明。

二十二日午后，日寇炮击北城西门楼，潢川已呈腹背受敌之势。夜深了，北城枪声不断，这是我国军队凭依贡院西墙（现二中）与美国医院步步为营，节节巷战，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因寡不敌众，又撤至南城，由顺城关爬梯进城。北城日寇当夜未敢追击。下半夜，东面和南面大路上红光一片，火光烛天。在我家作饭的军队，叫我与父亲立即随军队从大南门城洞出城。城内的人，有的进了天主堂，有的天亮后去奶奶庙。我二姑在天主堂未走，她说，在后园看见日寇进城后，将搜捕到的人拉到南城大阴楼口，放在方棹上用长刀一砍两半，暴徒们拍手大笑。有的人又被带走，有的被推进水内活活淹死。本街几个老太太被日军奸污。潢川光复后，我看见锅台上有不少粪便；城墙根，有许多尸骨罐埋着；还有不少未烧尽的家具。我家附近的谢家庙塘内，还泡着吴三瞎子等人的四具已开始腐烂的尸体。沦陷期间，乡下土匪蜂起，抢劫城市难民的财物。民团也乘机大发国难之财，大肆抢劫难民。他们白天为军队，夜晚变土匪，弄得民不聊生。

1938年9月16日，是潢川人民难于忘怀的日子。在以后的七十天内，日寇在潢川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后代子孙要永远牢记这笔血泪账。今天，我

们正生活在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祖国，切不可忘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既要做好击退外敌入侵的战斗准备，又要彻底粉碎国际反动派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狂妄企图计划。



梅 治 潮 之 死

1940年，九区专员梅达夫为逮捕手握重兵的罗山县长梅治潮，首先授予他一顶豫南第十三纵队司令官的桂冠，并催促尽早来潢川上任。走马上任不到三个月，梅专员即与广西部队84军189师商定，由该师出面，以祝贺梅治潮升任司令的名义举行宴会，邀梅治潮和大批军政官员赴宴。酒宴在189师师部举行。此地距潢川城约五公里。宴毕，主宾依依惜别，师部官员送贵宾至大门外。此时，师部参谋长以研究驻军部署方案为名，请梅治潮重返师部。一进大院，荷枪实弹的士兵即将其逮捕。后189师将梅治潮交潢川专署寄押。1941年5月，梅达夫以梅治潮与信阳皇协团相勾结，并筹划投敌判国的罪名，报请五战区长官部核准，将梅治潮押往潢川北郊执行枪决。

（摘自罗山政协《文史资料选载》第三期）

回忆潢川县立简师

耿明达

提起潢川高中、潢川师范，人们便会联想和追溯到建国前的省立潢中和九区联师。然而，对于颇有影响的潢川县立简师，却很少述及。潢川县师，当时是办得很活跃的一所公立学校。它为推动潢川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该校的师范部与联师合并，改为潢川师范。至此，县师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潢川县师创立于1940年，全称为“河南省潢川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此之前，潢川曾办过一年制单科师范，因不能满足城乡对小学师资的需求，遂又办了一所县师。该校设在文庙（今县委大院）。学制先是四年，至1945年又改为三年，每年春季招生。经费由上级拨给。学生不交学费只交书杂费。政府每月补助每个学生二市斗小麦，但不能兑现，常被当局借故克扣。我曾当过学生代表，向当时县的财粮科和田粮管理处追要此粮。该校女生多于男生。女生多为城内上层人士和富人商家之闺秀，男生多为城内市民及农户之子弟。由于女生占优势，所以学校的一切活动，颇为引人注目。每当重大节日举行检阅时，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以整齐的步伐，飒爽英姿地列队前进，别有一番娘子军的风韵。特别是一些人品出众而又比较活跃的所谓“校花”，往往是国民党军官追逐的对象。为此，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的管理都

很严谨，一般不让国民党官兵进学校；学校与家长也不让女孩轻易出门。尽管如此，常有女生在路上遭国民党军官的猥亵。

该校还同时招初中班(自费生)，名曰：“县中”。学校前院设有县师附小。

县师的历任校长是：梁持静、马孟萱、张承先(潢川县长兼任，实际是丁德恒主持工作)、张翼等。历任教导主任是彭立武、童××。训育主任是杨笠僧、童××、王子敬。军训教官乔云从、李幼民、饶××、刘志超。

县师设置的课程，有公民、国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军训、体育、音乐、美术、园艺等。

校方对公民课极为重视，一般都由训育主任主教。课本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等。

1945年—1947年，正处于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期。此间，国民党对学校的军训课尤为重视。公立中等学校，都派国民党军官任军训教官，并领导三青团区队活动，还配合训育主任抓政治工作和纪律，进行法西斯教育。1945年—1946年，丁德恒任校长，李幼民任军训教官时，对学生的要求更为严格。每天早晨必须上早操，无论住校或外宿，不分男生或女生，均不例外。校长手拿木板站在门口，集合号刚落音，凡迟到者都要挨板子。此时，跑得快的挨一板子，跑得慢的要挨二、三板子。每天有学生值日，大队长身披红黄指挥带，轮流值日。上午第一节课前，全校学生集合，由值日大队长向训育主任或教官报告人数，然

后进行升旗。接着，由校长或训育主任、教官训话。中午放学也要整队集合，下午集合降旗后才放学。集合时，喊“立正”口令后，不准有咳嗽声，否则就要罚跪。夜晚坚持自习，熄灯号过后，教室、寝室不准再有灯光，教官或训育主任还要去寝室检查。每星期一第一节课，全校师生一起集体举行纪念周，地址是学校礼堂（今县委小礼堂旧址）。首先由校长面对孙中山遗像领读《总理遗嘱》，全体学生跟读，接着是校长讲述本周的学习安排。星期六下午的第二节课，各班开周会，由学生干部领读《总理遗嘱》，国文教员作辅导。

学校对学生着装要求整齐划一，男女生一律绿色（系白土布用槐树花煮染）军帽、军褂、军裤，白底黑帮鞋，黑袜，白手套，缠绑腿，腰束皮带，左胸前佩带校章。每年春季“五四”青年节、秋季“双十节”，各校学生同当地驻军一起，到卢家大操场（今棉纺厂东家属院）参加检阅时，特别引人注目。

为迎接检阅，事前在校内要进行反复操练，要求步伐一致，动作整齐。一声令下“敬礼”！只听哗啦一声，银光一闪，宛如条条白带，平列在广场之中；喊“礼毕”时，又是哗啦一声，白带顷刻消失，颇为壮观，观众为之叹服。

军训课一是进行课堂教学，一是实际操练。课堂教学主要讲解《步兵操典》——强调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实际操练主要是演习军事基本动作，学生们对此也最为害怕。特别是李幼民任教官时，学生一听说要进行室外操练，无不胆战心寒。集合前，大家慌忙整装，不敢有半点疏忽，站立姿势或动作稍有不逊，就要遭受拳打脚踢。所以，学生只要一见教官腿就打颤。学生最害怕的是出队单个教练——“拔慢步”，

此时要抬起一只腿，上身挺立不动，长时间不让放下，稍一不稳，教官就不留情的用拳捅来，受罚者不是后仰倒下，就是连退数步才能站住。有的学生如此练习三、四次，教官方才罢休。对此，学生们敢怒而不敢言。特别是在炎夏之际，一堂军训操练后，浑身汗水浸透，腰间出现一圈褪色白绿色皮带印。女生对军训课既恐惧又害羞。有一次，饶教官上课，同年侧一姓朱的女生便受到一次非人道的惩罚。这位女生个子高，相貌俊秀，年约二十五、六岁，是学校的高才生，由于在操练中表现羞涩，教官认为她有意傲视自己，于是，便令该生两臂高举，两手伸开，两膝向前弯曲站立着，致使该生泪流满面。其他教师和学生见此状深感同情，但也爱莫能助。

国民党对学校“三青团”组织十分重视，1945至1947年，三青团的活动尤为频繁。中等学校设区队，区队长为训育主任或教官担任，区队下设分队，分队长由学生担任。每逢重大节日参加检阅时，三青团员都要佩戴印有国民党徽的袖章，行在队伍的前列。会后，还要组织三青团员以检查卫生为名，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活动。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除“公民课”、“国文”课有政治内容外，各班的作文题、演讲会、壁报等校内外活动，无不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文教员以“和谈统一”为题，让学生作政论文。与此同时，美国以“救济总署”的名义，向我国捐寒衣，县师也分得一些破旧衣服。由于件数有限，校方只好叫学生排队抽签。结果，大多数同学一无所获。对此，校方也要学生写作文为美国唱赞歌。

学校的教职员工，除校长和专职行政管理人员较为稳定外，其他教员都是每学年临时聘请，并住在各自的家里；教师可以同时的几个学校任教，薪金按授课总时数计酬。

学校对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要求很严，考试时，都是每人一桌，不准带书籍、纸张，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老师来回走动监视。即使如此，也避免不了有人徇私舞弊。不少人考进学校靠关系，升级靠作弊。考试前，成绩好的不怕，成绩差的千方百计设法从教师口中试探考试题；有的教员担心自己教绩不佳，怕影响声誉，便有意向学生暗示考题范围。也有一部分学生钻窟窿打洞去石印馆窃试题。一些高才生对此极为不满。

我们班于1947年冬毕业，按规定学生毕业前应有一个月的实习活动，但因秋季开学时，正值刘邓大军南下挺进中原，开学日期推迟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实习也算毕业了。毕业后，除少数人利用关系当了小学教师外，其余都失业在家。潢川解放后，大家纷纷参军参干，走向革命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县府档案被劫之谜

吴 时 若

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由北而南步步蚕食，铁蹄踏遍我国的半壁河山。面对狰狞无比的日本侵略者，英勇冲杀者有之，惊惶失措者有之，心怀叵测者有之，叛国投敌者亦有之。

开封、郑州陷落之后，日军又集中兵力向西南方向侵犯，凶焰甚嚣尘上，大有一举吞并神州中华之势。此时，豫南九区八县虽尚未被日军侵占，但军政机关的大部份要员已闻风丧胆，他们都在做身藏重金，携家带眷逃之夭夭的准备。

二

1938年农历闰七月伊始，潢川县除了豪绅商贾早已逃遁外，一些军政机关也在陆续外迁。县政府迁到城南约十华里的肖庄之肖哲夫、肖士达两兄弟家。大敌当前之际，九区专员刘庄甫毅然带着地方武装，奔赴中途店等地抗击日寇，此爱国之壮举深受人民称赞。

此时，日本侵略军除用飞机对潢川县城进行狂轰滥炸外，地面部队也从东部进逼城关。枪炮声不断传来，火药味愈来愈浓。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全县人民的畏惧心理是不言